

## H家在海南

## 美坡路

■ 邢仰明

不同时期来到海口市居住的人，对海口市有不同的概念和感知。解放初期的居民最熟悉的是水巷口长堤路中山路得胜沙新华路。改革开放以来的居民知道国兴大道滨海大道龙昆路南海大道西海岸国贸万绿园海甸岛等。80后的年轻人知道有滨江西路白驹大道新区新埠岛绕城沿线。可海口市有条路叫美坡路，我相信许多居民都不知道。你在电子地图上扫一扫会看到美坡路坐落在滨江西路和青年路之间，横穿海府一横路，与滨江西路平行。美坡路近两公里长，是路面宽三十米的三板道路。

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住进海口市的，住啊住啊就住了三十来年。

刚到海口时房子紧张，就住在水巷口。全家四口人住一间十五六平方的瓦房，用一块花布隔开，母亲睡外面我和老婆小孩睡里面，在房门前的走道里煮饭。家里地方小不好呆，晚上我有事没事就绕着水巷口得胜沙解放路新华北路转圈，一边走一边看着街景和大铺小档卖东西，看看骑楼斑驳脱落又长着青苔小树的墙体。有了条件，我家搬到海府路。虽然是老式筒子房，可有两间房还加一间厨房，能把家里老人大小孩分开来住就方便了许多。上世纪九十年代，龙昆南路修起来了，原来黑乎乎的木麻黄树林和田地山坡亮起了路灯，楼房在田地里星罗棋布起来。我单位在那里建起了一个五亩地的小区，每栋楼六层共有四栋，我有机会住进了小区，二厅三室90来平米，那才真叫公寓楼。有厅有房有厨房有厕所，生活方便舒适。二十世纪，我国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城市居民的住房得到了更大的改善。随着社会文明进步，我住进了更大的房子。房子又增加了储藏间入户花园，房子阳台也更大更敞亮啦。

我现在的住家就在美坡路旁。刚住进来时美坡路还没修筑，也是一片田地，是三贤村居民的生产地，地里主要种有蔬菜瓜果和蕃薯。2012年政府开始动工修这条路。我有事没事会跑到工地看修路。挖土填地埋大大小小的管网，回填夯实铺基垫层浇筑路面，一段一节地修了一年多才把路面修好。人行道铺上彩砖，装上路灯种上树木和花草，一条不长的靓丽的美坡路就摆在居民面前。这条路命名为美坡路，是否因为在坡地上修起了路而得名，我无从知道，可美坡路这名字满好听的。

现在美坡路上建起了许多楼房。最高的楼房是海口市保障性住房，应该有二十来层，解决了最基层的居民住宅，实现民有其居的目标。保障性住房旁边办起了一座叫“未来之星”的幼稚园，解决了基层居民孩子的学前教育，培养祖国的花朵呢。沿街还摆着一家叫“快捷力”的汽车维修中心，汽车穿梭好不热闹。最能吸引眼球的是一块竖牌子，上面写着：“海南省残疾人创业就业一条街”。出于社会公义心，我走进了残疾人创业就业一条街。街两边全是残疾人办起的企业，有爱心服装公司、爱心旗袍总汇、爱心椰音工艺公司、爱心小榔壳制作培训中心、爱心椰格格工艺品、洗洁精洗衣会所、残疾人网络就业示范中心等等。虽然没有闹市里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但也是人来人往。我走进爱心椰格格工艺品店，一位瘸着脚的小伙子一瘸一拐地走出来迎接。店里有十来位残疾人认真地生产产品。走进店面和他们打招呼，没有任何反应，稍等一会会看到他们吱吱呀呀地用手语交流，脸上时时露出了笑意，这才知道都是聋哑人。我们聊了经营情况。产品粗加工在基地，这里做精加工成品和展销。这些爱心产品由残疾人在生产基地生产销售省内外，主要市场在省外。生产的工艺产品有椰子碗、椰子勺、椰壳公仔、花椰蓝壳提包、黎锦等200多种款式品种。我挑了几样看了看，制作得很精细，很美。我想，残疾人的创业就业也是众人创业万人创新的有机部分。残疾人的创业就业是社会的重大问题，也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公正平等文明和谐友善的体现。

美坡路虽然不长不繁华，沿路漫步会感到居民得到民生政策的恩泽。沿路撒落着浓浓的爱心。爱心，是我们社会的责任心；爱心，将给残疾人带来更多的温暖。有了创业就业一条街，就有了他们的依靠，就有了他们的爱心，就有了他们的希望，真好！

■ 黄孙赫

## H流年剪影

## 冰块

小时候的快乐总难以琢磨，记得幼儿园时，家里用的还是老式的“国民”冰箱，浅绿色，上层是冷藏，下层是保鲜，上下层空间比例大约在一比三左右，而空间拮据的上层中，又规划出了一个小隔间，抽屉式推拉结构，专门用来制作小冰块。

我被这个小隔间深深吸引，它规规整整的小凹槽，时刻布满冰霜的四壁，像是一个小世界，一个有别于童年记忆中大片大片“夏天”的小世界。我这南方的童年中，一直穿着松垮的背心，又薄又软又有破洞的短裤，光着脚丫，在家里踱来踱去，鼻腔里满是夏天的气味，这味道温缓又紧追不舍，像是花、草、空气及水泥墙被阳光烹煮时散发出的，城市被烹煮了一年中四分之三的光影。

我心系冰块身上小小的物理反应，也许始于父母亲第一次把冰块

哐哐当地倾倒出来，它们像泥鳅一般滑溜，在碗里乱窜，不一会，又被悉数抛入水中，发出嘎吱的崩裂声，一直到筋疲力尽，才无力地漂浮在水面上，渐渐变小。伴随着它们的消逝，杯子外壁上开始凝结无数细小的水珠，像有某种神秘的沟通，这启蒙了我对能量守恒的思考，一方消逝，一方诞生，仿佛事物环环相扣、永恒不灭。

小小的冰块寒气逼人，常常被我含在口中，感觉像含着一个冬天，我不断变换着口腔中的空间结构，避免其中某一处被冻僵。我察觉到冰块有一种清冽的甜味，我没跟任

何人提起，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奇迹，这不一定是真实的，就像是爱丽丝的兔子洞、温迪的彼得潘、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也许孩提时期是人生中唯一一次会被奇迹造访的时刻，一个未成熟的接收装置，总会连接神秘的电波，无论它真实与否，每个孩子都可以选择相信与不相信，都可以选择维系这神秘的沟通，或是关闭它。也许，当我的孩子突然向我提起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我第一时间的反应也是以表扬的姿态，关闭这个奇迹。

大人们的原则很简单，就是让孩子尽快成长起来，毕竟神奇的魔

法世界并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无论如何，孩提时的梦终会破碎，唯一的区别是它破裂的方式，它可能被内、外力刺破，也可能是随着时间与情节的发展，自然消逝。自然而然地，我们会对魔法世界一笑之。

现在，我并不能从一颗普通的冰块中品尝出任何滋味，我的舌尖已经失去了再次触及甜味魔法的能力，但我不怀疑那年夏天，我穿着背心短裤在家里踱步时，口中的甜。这像一个平行的世界，现实世界的不甜，并不影响孩提世界的甜。现实世界中的生活，并不影响我们无法抵达、无法知晓的世界继续发生奇闻异事，也许在那儿，冰块依旧是甜的，皮特潘再次击败了虎克船长、哈利波特的儿子詹姆斯正面临新的冒险。

也许某一天，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两个无法连接的宇宙，曾因我们孩提时的幻想而紧密相连，仿佛环环相扣、永恒不灭。

## H诗路花语

## 准点收工

■ 王志军

牛车慢腾腾，又把水运来。  
裹着布条的木堵头一拔，一股水流就冲进洋铁桶。  
接满，然后提起它半弯腰，沿垄沟小步疾走。  
桶底一抬一落，碗大的土窝挨个点满。  
紧跟着的人，食指和中指插入那咕噜噜的喉咙一抹——细挺、脆嫩的秧苗立在泥中。  
而我们排在最后，用原土埋坎。  
双手捂实，碾碎土块。  
再把垄背摩挲干净。这是要两三家合干的活。  
忙一拔，轮流到地头对着壶嘴喝水。  
蹲在那休息。共同起身。  
迅速找到分工中位置。直到整块地从越冬的凌乱中蜕变。  
一条条齐整光滑的田垄。  
缀满赭青的灯芯，  
被傍晚橙色光照点亮。剩下的水彻底放光。准点收工。  
纤弱的烛影，觉察到某种新鲜的昏暗。  
正在降临，准备着。  
在第一夜的混沌中扎下根去。

## 声声慢·走进贫困村

■ 陈健春

时光无语，路漫田芜，几多枯黄坚叶。  
茅草陋房，尽却苍苍残缺。  
蛛檐瓦灯黯墨，问炊烟，米荒油渴。  
病酒里，破席卷瘦影，善淳难揭。纵有千般滋味，怎耐得、云舒梓桑凉逼。  
精准扶贫，道是借春酬秣。  
勤劳凭风助力，驾山河，村夫野杰。  
听杜宇，好稼穑，情归岁月。

## 飞来石

■ 杨海蒂

在那东山岭上  
遍地巉岩崖壁  
怪石嶙峋  
奇石峥嵘  
构成罕见石貌奇观最神奇的“一线天”  
百余吨巨石濒临悬崖  
仿佛从天而降  
海风吹拂下轻微摇晃  
因而又名风动石云雾缭绕中  
凌虚高蹈的风动石  
震撼了《红楼梦》电视剧组  
它便成为片头中那块  
女娲补天遗留下的“飞来石”

## 落叶

■ 陈波来

我只说没有落下的枯叶  
还在枝头，牵挂流水与赶路的脚步  
只要还在枝头，秋天就没完就不会让一个人，踩着越来越松散的云朵  
走得越来越冷，越来越远  
把旧山河弄得生硬地响，像撕裂或者，我只说没有变得枯瘦的树叶  
春风濯洗的器皿，从中不顾一切的舒展  
闪亮又柔韧。一个人在青青阡陌上路远走的人在异乡的街巷一夜白头  
枯叶最后孤单地抱紧自己，要从枝头落下  
落叶的事，我不说了。归泥土说

## H动物档案

## 鸟雀呼晴

■ 潘玉毅

入秋之后，天气如同人一般，陡然间变得多愁善感起来。宛如内心丰富的女子看了一出苦情戏，牵起了满腔的悲悯情怀，忍不住涕泪交下，纸巾盒里的纸巾抽了一张又一张。秋天用来抒发内心情感的首选方式则是下雨。

秋天的雨，一下就是三五天，也不甚大，就是绵密得紧，像妈妈熬制的羹汤，生怕儿女们会吃不饱似的。只是今年的秋天有点不太像秋天，虽然下了多时的雨，气温却迟迟不见下降，以至于同一句话我从不同的人口中听下了不下二十遍：“这都快十一月份了，还在穿短袖，想想也是醉了。”想来，“一阵秋雨一层凉”的谚语也未见得百分百靠谱。

不过，秋雨的威力依旧不容小觑。一连几日几夜的雨下来，红了枫叶，黄了稻穗，下得路口凶神恶煞的大黄狗没了脾气，下得人从头到脚、里里外外都是湿漉漉的。雨下得时间久了，连惯能忍受的鸟雀也表示受不了了，叽叽喳喳地叫着，好似在呼唤着晴天的到来。

有一只麻雀想是为躲雨而来，跌跌撞撞地飞入院中，却没停在该停的地方，而是重重地撞在废弃的纸板箱上，晕了过去，半刻之后，悠悠

醒转，跌坐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一双圆咕隆咚的眼睛怯怯地打量着我们。小时候，常有麻雀飞入屋子里来，它们胆子很小，如果用绳子、笼子将它们拴起来或者囚起来，过不多时，便会被吓死。所以，我通常都会将它们放生，让它们回到属于自己的天地。

我将“麻雀兄”放在洗衣板上，拿了一些吃的东西放在它的嘴边，然而它并不领情，仿佛它撞晕在纸板箱上都是我的过错。我毕竟没有公冶长的本事，听不懂鸟语，没办法同它交流，只能为它理了理背上的羽毛，当赔罪，然而它仍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我不得不选择放弃。但就在我转身的刹那，它忽然飞起来了，迎着毛毛细雨飞出了院墙。

有一双会飞的翅膀真好，可以飞去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见想见的人。想来，它若有必要飞的话，不管是细雨还是高墙都是挡不住的吧。

几日后，天气由雨转晴，我一觉醒来，看见几只鸟雀在电线上扬翼振羽，仿佛在庆祝晴天的到来。我虽听不懂它们叽叽咕咕地说些什么，但还是假装能听得懂它们的喜悦。我在电线下站了好一会。而它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了许久的话，直到饭点到了才各自散去。

鸟雀呼晴，何况人乎？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